

目 录

关于本剧的历史真实性.....	1
第一幕（序幕）.....	2
第二幕.....	63
第三幕.....	104
第四幕.....	149
走廊里的回声.....	180
附：阿瑟·米勒及其《严峻的考验》.....	182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帕里斯牧师

贝蒂·帕里斯

蒂图巴

艾比盖尔·威廉斯

苏珊娜·沃尔科特

安·普特南

托马斯·普特南

默西·刘易斯

玛丽·沃伦

约翰·普罗克托

贾尔斯·科里

约翰·黑尔牧师

伊丽莎白·普罗克托

弗朗西斯·纳尔斯

伊齐基尔·奇弗

马歇尔·赫里克

哈桑法官

副省长丹福思

萨拉·古德

霍普金斯

丽贝卡·纳尔斯

第一幕

(序幕)

一六九二年春。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塞缪尔·帕里斯牧师家楼上一间小卧室。

左面有一扇狭长的窗，早晨的阳光透过嵌在铅条里的玻璃照射进来。右面是张床，床旁依然点着一支蜡烛。一只衣柜，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是室内仅有的其它物件。后面有扇门，门外是楼梯平台，楼梯通向底楼。室内给人清洁空荡的感觉。屋顶上的橡木外露，木色依然新鲜。

幕启时，帕里斯牧师跪在床边，显然是在作祷告。他十岁的女儿贝蒂·帕里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剧中故事发生时，帕里斯大约四十五岁左右。他过去劣迹彰著，现在的名声依然不太好。他感到尽管自己作了最大的努力，讨好别人也讨好上帝，可是无论走到哪里，还是受到刁难折磨。教友聚会的时候，如果有谁不经他的许可起身关门，他也会感到这是对他的侮辱。他是一个鳏夫，对于孩子丝毫不感兴趣，

也完全不懂他们的心理。在他眼里，孩子不过是年纪轻一点的成人。剧中这桩严重事件发生之前，他和萨勒姆其他人一样，认为孩子走路应该把胸挺直，眉眼应该稍稍低垂，手臂应该放在身体两边，不得允许，双唇就应永远紧闭，对于这些规矩，他们除了感激之情，心里一定不会再有其它任何念头。

他家住在“镇上”——不过如果放在现在，恐怕连个村子也称不上。聚会所就在不远的地方，从那儿向外看去——不论朝着海湾方向还是朝着内陆这边——有几座嵌着小窗的阴暗住房，在马萨诸塞的隆冬严寒之中，紧紧地偎依在一起。萨勒姆自从建立至今，最多不过四十年的历史。对于欧洲世界，就是马萨诸塞全省，也不过是住着一群狂热信徒的塞外蛮荒。不过，他们输出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却在慢慢地不断增长。

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之间没有小说家，即使有本小说放在他们近旁，也是一律禁止阅读。他们的教规禁止演戏，也禁止诸如此类的其它“无聊余兴”。圣诞节他们从不庆祝，假日的休息只是意味着更加专心地祈祷念经。

但是，这也并不等于说这种刻板阴沉的生活永远一成不变。每逢有座新的农舍落成，亲朋好友也会聚在一起“架梁上顶”；这时候也会特地办些菜饷，可能还会招待一些烈性苹果酒。萨勒姆也有一些游手好

闲的懒汉，常在布里奇特·毕晓普的小酒馆里消磨时间。萨勒姆的道德风尚之所以能够维持，不受败坏，倒也不是因为他们笃守教规，而是因为劳动过于辛苦。他们必须象勇士打仗那样向土地夺取每一颗食粮，因此谁也没有很多时间可以鬼混闲荡。

不过，萨勒姆实行的一项制度，表明那儿还是有人喜欢调皮捣蛋：每逢大家向上帝作礼拜，总要指派两人四处巡逻，负责“查看是否有人躺在聚会所的周围偷闲睡觉，不专心听布道，也不向上帝礼拜祷告，或者无故缺席，躺在家里睡觉或是留在田里干活。一经发现这种情况，就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呈报当地法官，并且据此向他们提出控告。”萨勒姆人喜欢干涉他人事情的习性既然由来已久，也就必然要生出许多无端的猜测怀疑，以至对于后来发生的疯狂举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我个人意见，既然兵营式的生活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又是相当——即使还不能说绝对——安全太平，以前的那些清规戒律也已开始招人怨恨，这种习性受到一个名叫约翰·普罗克托的人的反对，当然也就事属自然。不过，就如所有其它此类事情一样，孰是孰非依然难以判断，因为危险仍有可能发生，统一纪律依然是安全的最好保证。

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是荒野的边缘。美洲大陆的西部地区无边无际，对于他们说来充满了神秘。印

第安人的部落经常在这里出没，进行骚扰掳掠，帕里斯牧师的教区就有不少教民的亲属被这些野人掳去，从此消失不见。因此，这个西部荒野，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黑暗阴影，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

他们没能使得印第安人皈依基督，部分原因在于眼界过于狭隘势利，心里只有自己这个教区。可能也是因为，与其霸占自己教友的田地，他们宁愿从这些野人那里夺取。总而言之，几乎没有任何印第安人皈依基督；在萨勒姆人的心里，那片原始森林乃是魔鬼的禁区，是他的大本营，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最后堡垒。在他们的知识范围之内，这片美洲森林乃是世界上唯一不向上帝顶礼膜拜的地方。

由于这些原因——当然还有其它——他们的神情举止总好似内心深处怀着一种抵抗提防的情绪，甚至还有一种受迫害的心理。当然，他们的前辈父老确实曾在英格兰受到迫害，所以他们现在觉得，为了保护他们的新耶路撒冷，不让它受到妖言邪说的玷污腐蚀，必须剥夺其它一切异教的自由。

总而言之，他们认为自己手里牢牢高擎着将能普照人间的烛炬。我们继承了这一信念，这个信念虽对我们有所助益，但也损伤过我们自己。这个信念给他们带来纪律，为此也曾给他们带来过好处。一般说来，他们都是些虔诚的信徒，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既已选择要在这个国度度过自己的生命，或者既已诞生

在这里，为了生存，当然也不得不如此。

从萨勒姆往南，弗吉尼亚境内有个名叫詹姆斯顿的地方，最早在那里安家的移民，性格就完全两样，相比之下，萨勒姆人的信念就更显得崇高可贵。在詹姆斯顿登陆上岸的英国人，目的主要是猎取钱财，他们原来指望，来到这个新发现的国度可以发财致富，尔后衣锦还乡，重返英格兰。他们是一群个人主义者，比马萨诸塞人更加善于逢迎讨好。但是弗吉尼亚却把他们统统毁灭。马萨诸塞也曾企图把这批清教徒消灭干净，但是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抵抗，建立了一个集体社会。这个集体社会开始规模不大，就象一个兵营，实行的虽是独裁领导，但是得到大家的公认同意，领导人也都忠心耿耿，热心公益，因为他们从上到下都有一个共同思想，为了贯彻这个思想，他们宁愿忍受一切苦难。这样，他们的自我克制，他们对于理想的忠贞虔诚，他们对于一切亵渎行为的冷眼怀疑，他们的严酷的法律制度，都成了征服这块如此敌视人类的空间的最最有效的工具。

但是，一六九二年的萨勒姆人已经不是当年乘坐“五月花”来到此处的那批虔诚的善男信女。在此期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久之前，一场革命推翻了国王的统治，眼下正由一个评议会执掌政权。在他们看来，世道必定是脱离了常轨，对于平民百姓，就如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世道的变化实在深奥复杂。因

此也就不难理解，许多人竟会那么轻易相信，他们之所以陷入这个混沌时世，必定是由于某种神秘的黑暗势力。这种推测在法庭记录之中并没有丝毫反映，但是，不论哪个动荡时代都会滋生出一些神秘的怀疑，而当一些怪异现象出现在社会上时——就象在萨勒姆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很难指望人们长期克制，不把因受种种挫折而产生的全部愤懑发泄到几个替罪羊的身上。

马上就要开场的萨勒姆悲剧，根源在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这种矛盾的钳制之中，即使将来，我们也没有希望找到解决它的办法。简单说来，情况是这样：出于一些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崇高的愿望，萨勒姆人创造了一种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制度，它的职能在于维护团结，防止分裂，从而保证他们的集体社会免受凡俗之敌或是精神之敌的破坏。这种制度是为某种必不可少的目标而创建，它也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一切组织都是而且必须是以排斥和镇压异己这一观念为其基础，这就好比两个物体绝不可能占据同一空间一样。这种制度原是为了预防危险而予建立，而此时的新英格兰却显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种制度之下的种种压制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如此残酷无情。正当人心向背开始趋向更大的个人自由之时，各个阶层中间也开始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构陷迫害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变态反映。

如果我们能超然于剧中所表现的个人所犯下的恶行，我们对他们只能怜悯，就象我们今后某个时候也要被人怜悯一样，今天的人类依然不能不靠镇压手段来组织它的社会生活，在法制和自由之间仍然需要保持平衡。

然而，在萨勒姆发生的构陷迫害又不单纯是一种镇压。同样重要的，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它使每个希望公开吐露自己罪行的人得以借助谴责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愿望。它使一个男人突然能够——这样做既富有爱国热忱又显得崇高神圣——承认，玛莎·科里曾在一天夜里进入他的卧室，并且就在他的妻子睡在他身边的时候，躺到他的身上，还“差一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当然，这仅仅是她的精灵。但是，即使不是玛莎的肉体，他因忏悔而感到的慰藉并无丝毫减损。而在一般情况之下，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公开承认。

邻里之间的旧仇宿怨此时可以公开发泄，报复仇讎也可以不必遮掩，圣经教人慈悲为怀的戒律已经失去效验。对于土地的贪欲以前表现在为了地界和文契而争执不休，现在却可以升华为捍卫道德的争斗；人们能对邻居诬蔑陷害，同时却又感到完全心安理得。明明是对旧仇宿怨的报复清算，却被说成是天国里上帝与撒旦的斗争；在这场进行报复的混战之中，相互间的猜疑，不幸者对于幸运儿的妒嫉，不但有可能突

然爆发，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得到了恣意发泄。

〔帕里斯牧师正在作祷告；虽然我们听不清他的祷词，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他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他喃喃自语，好似就要哭泣；他哭泣，然后又继续祷告；但是他的女儿躺在床上依然没有动静。门被打开，走进他的黑奴——四十多岁的蒂图巴。帕里斯在当牧师之前曾在巴巴多斯经商数年，蒂图巴是他从那里带来的奴隶。她进来时的那副神态，说明她已无法忍耐主人的命令，非要看一看她心爱的亲人。但是她又十分害怕，因为一种奴仆的敏感已经向她发出警告，就象往常一样，这家人家不论发生什么灾祸，最后总要怪到她的头上。〕

蒂图巴（一面说一面向后倒退一步）我的贝蒂快好了吧？

帕里斯 出去！

蒂图巴（退向门口）我的贝蒂不会死……

帕里斯（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给我出去！（蒂图巴离去）

给我出——（忍不住哭出声来。咬紧牙齿忍住，关上
门，倚在门上，精疲力竭）啊，我的上帝！上帝救救
我吧！（因恐惧而战慄，一面抽泣一面喃喃自语，走
向床边，轻轻拿起贝蒂的手）贝蒂，孩子，我亲爱的
孩子！你醒醒吧！睁开你的眼睛吧！贝蒂，小宝贝……

〔正当他重新跪下的时候，他的十七岁的外甥女
艾比盖尔·威廉斯走了进来。她是个孤儿，是个美貌

非凡的姑娘，同时，她那伪装掩饰的本领也是异乎寻常。此时她满面愁容，提心吊胆，但却依然举止得体。

艾比盖尔 舅舅？

〔帕里斯向她掉过头去。〕

艾比盖尔 苏珊娜·沃尔科特从格里格斯医生那儿回来了。

帕里斯 回来了？叫她来，叫她来。

艾比盖尔（把头伸出门外，向正在楼梯下的苏珊娜叫道）
苏珊娜，进来。

〔苏珊娜上。她比艾比盖尔稍稍年轻一些，是个胆小、毛躁的姑娘。〕

帕里斯（急切地）医生怎么说，孩子？

苏珊娜（伸着颈子，眼光绕过帕里斯向贝蒂看了一眼）他要我告诉你，牧师先生，他在他的书上找不到治这个病的药方。

帕里斯 那他应该再继续找。

苏珊娜 是的，先生。他从这儿回去以后一直在找，先生。不过，他要我转告你，你最好还是看看她是不是因为中了邪的缘故。

帕里斯（睁大了眼睛）不——不。绝对不是因为中邪。告诉他，我已经叫人去请贝弗利的黑尔牧师，黑尔牧师一定会证实这一点的。叫他还是看看该用什么药方，别再想什么中邪不中邪。绝不会是中邪。

苏珊娜 是，先生。我只是向你转达他的话。（转身准备

走)

艾比盖尔 对村里人什么也不要说，苏珊娜。

帕里斯 直接回家，别提中邪不中邪的事。

苏珊娜 是，先生。求上帝保佑贝蒂。(下)

艾比盖尔 舅舅，到处都在传说是妖魔作怪；客厅里聚满了人，我看你最好是下去亲口否认一下。我在这儿陪她。

帕里斯 (窘迫地，转身向着艾比盖尔)可是我对他们说什么呢？对他们说我看见我女儿和我外甥女象野人似地在树林里跳舞吗？

艾比盖尔 舅舅，我们是跳舞来着。你就对他们说我已经承认了——如果我真该挨鞭子抽，那就让他们用鞭子抽我好了。可他们在说什么妖魔作怪。贝蒂不是中了妖术。

帕里斯 艾比盖尔，在我明知你还没有对我说出真话的时候，我是无法向我的教徒们交代的。你在树林里究竟把她怎么啦？

艾比盖尔 我们是跳舞来着，舅舅。你从矮树丛里那么突然跳出来，贝蒂吓了一跳，然后就晕过去了。这就是全部的实际情况。

帕里斯 孩子，你坐下。

艾比盖尔 (坐下时全身颤抖)我是决不会伤害贝蒂的。我非常爱她。

帕里斯 你听着，孩子，你迟早总是要受到惩罚的。但

是，如果你在树林里真和鬼魂通了信息，你应该现在就告诉我，因为我的敌人肯定会知道的，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件事情把我给毁了。

艾比盖尔 但是我们真没有召唤鬼魂。

帕里斯 那为什么她从午夜以来就一直动不了了呢？这孩子现在已是奄奄一息！

〔艾比盖尔垂下两眼。

帕里斯 瞒是瞒不住的——我的敌人会把真相揭露出来。

告诉我，你在那儿干了些什么？艾比盖尔，你知道吗，我有许多敌人？

艾比盖尔 我听说过，舅舅。

帕里斯 有一帮人发誓要把我从布道坛上赶下去。你懂吗？

艾比盖尔 我想我是懂得的，舅舅。

帕里斯 但是，就在我周围的人都想毁掉我的时候，我自己的家竟被发现是某桩下流行径的中心。在树林里干出这种丢人事——

艾比盖尔 那是做游戏啊，舅舅！

帕里斯 (指着贝蒂)你把这说成是游戏吗？(艾比盖尔低下头。帕里斯恳求地说)艾比盖尔，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能够帮助医生把她治好，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吧。(她沉默不语)我在那儿看到蒂图巴在一堆火上面舞动双臂，她这是在干什么？我还听见从她嘴里发出一些莫明其妙的尖声怪叫。她在火堆旁边摇来

晃去，就象一头不会说话的畜牲。

艾比盖尔 她一直就喜欢唱她的巴巴多斯歌，我们也常喜欢跳舞。

帕里斯 我对我亲眼看见的事不能装着没看见，艾比盖尔，因为我的敌人是不会装着没看见的。我看见草地上放着一条连衫裙。

艾比盖尔（受冤枉似地）一条连衫裙？

帕里斯（难以出口状）对，一条连衫裙。而且，我觉得我还看见——有个人赤身露体在树林里跑过去。

艾比盖尔（惶恐地）没有人赤身露体！你一定是自己看错了，舅舅。

帕里斯（气愤地）我没有看错！（从她身边走开。然后坚决地说）现在对我说实话吧，艾比盖尔。我希望你应该感到有责任说实话，因为这关系到我牧师的职位；不仅是我牧师的职位，可能还有你表妹的生命。不论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现在都应该统统告诉我，因为我不能冒冒失失下去见他们，让他们弄得我措手不及。

艾比盖尔 我全都说了。我发誓，舅舅。

帕里斯（仔细看看她，然后点点头，将信将疑）艾比盖尔，为了使这些倔头倔脑的人听我的话，我在这儿奋斗了三年之久，可是现在，正当这个教区里的人对我渐渐尊敬起来的时候，你使我的名声受到了损害。我给了你一个家，孩子，我给了你衣服穿——现在，你

诚实地回答我：你在镇上的名声——你的名声是不是洁白无瑕？

艾比盖尔（微带恼怒）当然，当然洁白无瑕，舅舅，对于我的名声，我无可羞愧。

帕里斯（直截了当地）艾比盖尔，你从普罗克托家给解雇，除了你告诉我的原因之外，有没有其它什么原因？我听说——现在我是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你——普罗克托的女人今年之所以很少到教堂来，是因为她不愿意和某个不干净的女人坐得那么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艾比盖尔 她恨我，舅舅，她当然要恨我，因为我不愿做她的奴隶。她是个狠毒的女人，是个专爱说谎、心肠冷酷、用眼泪骗人的女人，我不愿为这样一个女人干活！

帕里斯 也许是这样。不过叫我不安的是，你离开他们家已经七个月，而在这期间却没有任何其他人家来雇你干活。

艾比盖尔 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不是我这样的人。让他们叫人到巴巴多斯去雇那样的人吧。不论是谁，我可不愿把我的脸抹黑了去讨他们的好！（忍耐不住对帕里斯的恼怒）你是不是多嫌我住在这儿，舅舅？

帕里斯 不——不。

艾比盖尔（恼怒地）我在村里的名声很好！我不能容许别人说我的名声不干净！普罗克托的女人是个专门说谎

的长舌妇！

〔安·普特南太太上。她是个性情古怪、老是被死亡和梦幻缠绕的女人，今年四十五岁。〕

帕里斯（门只打开一点点）别进来——别进来，不论是谁都不许进来。（见是普特南太太，虽然依旧焦虑不安，脸上突然出现少许恭维的神态）啊，是普特南太太，请进来。

普特南太太（精神饱满、两眼发光）真是件希奇古怪事。

这肯定是魔鬼跟你捣蛋。

帕里斯 不，普特南太太，这是——

普特南太太（眼光瞥着贝蒂）她飞到多高，飞到多高？

帕里斯 不，不，她根本没飞——

普特南太太（颇感得意地）哦，她肯定飞的。柯林斯先生看见她飞过莫格索尔家的谷仓，然后又象小鸟儿似地轻轻跳到地上，他就这么说的！

帕里斯 不过，真的，普特南太太，她真没有——（托马斯·普特南上。他是一个家境富裕、心狠手辣的地主。

年近五十）啊，早上好，普特南先生。

普特南 终于出来了，这真是上帝的旨意！真是上帝的旨意啊！（直接走到床边）

帕里斯 什么出来了，先生，什么——？

普特南（弯身看贝蒂）怎么，她的眼睛是闭着的！你看啊，安！

普特南太太 哎唷，这可真奇怪。（对帕里斯）我们家那个

是睁着的。

帕里斯（吃惊）你们的鲁思也病了？

普特南太太（怀着恶意，语气肯定）我可不认为这是病，病哪有这么厉害？这肯定是魔鬼在作怪。这是死神，你知道吗？是死神钻到她们身体里去了，连手带脚钻进去了。

帕里斯 啊，不至于吧！噢，鲁思的病是个什么症状？

普特南太太 她的症状就和中邪的情形一模一样——今天早上一直昏迷不醒，但是她眼睛一直睁着，来回走个不停，可是又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要吃。她的魂灵肯定是给勾走了。

〔帕里斯一怔。〕

普特南（好似要进一步了解详情）听说你叫人去请贝弗利的黑尔牧师了？

帕里斯（信心逐渐减弱）那仅是为了预防万一。他经验丰富，见识过各种妖术，我是想——

普特南太太 一点不错；他去年还在贝弗利发现一个女巫，你可别忘了这一点。

帕里斯 不过，普特南太太，他们也只不过以为那是一个女巫罢了。至于我们这里，我肯定不会有什麼女巫作怪。

普特南 没有女巫作怪！那么，帕里斯先生，请你——

帕里斯 托马斯，托马斯，我求求你，求你不要扯到女巫作怪上去。我知道，你是最最不愿意我给加上这么一